

周  
易  
訂  
疑

疑卷之五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傳為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復亨。既復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訂疑初前五陰如震之大塗大壯之藩決升三

之升虛色也。故曰无疾。

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使勝于小人。

必待其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間見之。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之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隨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

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云。利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逾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朱子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陽生時。遂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

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不辭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元驟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復了。○又曰。天運流行。本元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又曰。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終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于六層之中也。

疏序七日來復諸家並云七日當作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而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註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陽氣已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註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

疏觀註之意陽氣從剝盡之後至于復反凡經七日其註分明

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註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于文畧省不復具言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雜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

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訂疑四十二當作四百二十。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稽顙言凡七日也。及復者。則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

訂疑卦氣起中孚。離坎震兌各主一方之說。于理既不可曉。而餘卦之主一日七分。之說亦附會不來。蓋三百六十當卦之日。不言五日四分日之一者。舉成數也。以其所餘之日甚少。故



畧而不言。但舉成數耳。今以八十分日之七分當一日。无此理也。總之緯書牽合附會。東漢以後盛行。故孔氏猶取鄭玄之說。朱子甚病緯書之亂經。故絕口不道。至明朝永樂間。命諸儒臣纂脩四書大全。尤嚴屏緯書。故予嘗謂此廓清之功。與程朱等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剝之碩果不食。曰剝未盡而能復生。至此則曰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蓋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訂疑胡氏論先天卦序則是。其論後天卦序則附會之巧者耳。

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滿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也。杜光本曰冬至之後當作冬至之日。訂疑本義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逾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合之大全。朱子小註總謂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生于十月之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也。朱子演邵子程子之說如此。則陽不生于子之半而生于亥之半。凡謂冬至一陽生者乃冬至一陽成也。但物之微莫微于初生之時。本義謂冬至一陽成而又以安靜以養微陽。解大象至日閉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是陽之初生猶未為微而陽之始成乃為微矣陽之初生不必  
安靜以養之而陽之始成乃當安靜以養之矣且先冬至三日  
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以女功揆  
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漸長此常日增一線之功而小雪以迄  
冬至之前則炭不能偏重而日惟日短一日耳又造曆者以上  
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而用管候氣者灰飛不與  
皆冬至陽生之明效大驗也况陰不極則陽不生以始至復作  
六晝分之從夏至五月中至冬至十一月月中六晝之陰方全而  
陰極于上則小雪以迄冬至前一日一晝之陽猶未剝盡而陰

猶未極于上也。陰未極于上，陽何由復生于下？朱子謂陽无驟生之理，故以小雪為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愚按朱子以一月作三十分細分之謂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只可明陽不驟成耳。若以此明陽不驟生，則陽生于冬至為驟生于小雪亦為驟矣。生于小雪為不驟生于冬至亦為不驟矣。此朱子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之說，不敢斷以為然。而其草廬所謂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大全采之梅鶯易瑩主之良是也。

蒙引出入无疾語意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但不可指定為在

邦在家與繫辭傳利用出入之出入同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訂疑此本義之意破程傳之說。○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亦本義之意以破孔氏說。○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亦本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之說。

杜光本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蔡節齋云。猶詩所謂一日之日。二之日。乃定解也。

彖曰復亨剛反

程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

而亨通。

本義剛反則亨。訂疑本義與程傳同。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

字而亨字之意在其中。訂疑吳說自正當。

建安丘氏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訂疑其言剛長則是其言剛反謂剝之一剛窮上反下則非程子辯之詳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蒙引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驟進之勢无過暴之為故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已之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動而以順行則否九四之不極其剛也出入无疾則四之有命无咎朋來无咎則四之疇離祉故臨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利貞訂疑不如云元亨而夫

所以貴于夬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註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

疏天之陽氣絕滅之後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

杜光本曰註疏謂陽生于既絕一月之後固屬妄言朱子謂陽生于冬至一月之前亦非定論夫冬至有見三禮義宗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六陰極于上一陽生于下總以冬至之日為準斯无差忒而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



夜半冬至為曆元。殊有見也。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朱子曰。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道自然之運也。

訂疑程傳本義通論陰陽循環之理。朱子小註以復卦言。專以陽復言。

利有攸往剛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本義以卦體而言云云。○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至于乾自不容禦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傳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程子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訂疑程子破註疏之說。若云靜見天地之心。則見天地之心。何不于坤卦言之。而于復卦言之。

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閔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

息但无端倪可見。唯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始可見端倪也。  
訂疑說發露出亦非。此時尚未發露出。至三陽建寅之月草木  
萌動方是發露出。又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  
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  
化發育之始。天地生之不已之心于此而可見矣。又曰伊川  
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止就動處說。  
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處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  
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

只一般

本義積陰之下。至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朱子曰。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著。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入井之時。此心只是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可見。又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訂疑。常人靜極而動。也有善惡兩端。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是好底動。一念靜中有動。動在色欲上。是不好底動。

蒙引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只承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動。雖聖人亦然。靜極而動。自其不可相无者言。惡極而善。則自淑慝之分而言。本義此綴善惡之復。蓋豫為六爻之義。張本也。訂疑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此釋彖傳本義。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此發明彖傳言外意。又按孔子彖傳釋卦辭。畢多以已意別加推廣。而贊其道之大。或于先聖所憂患之卦。亦嘆而美之。然必先著其所以可贊之迹。而後贊之。如豫如觀如賁之類是也。其下著其事。而徒加贊美之辭者。有缺文也。此卦但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而上不著其事。亦有缺文也。

本義程子論之詳矣。訂疑此指程傳及語錄。

又曰。邵子之詩亦曰。云。雲峯胡氏曰。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學者有得于此。詩則可以知康節之詩矣。杜光本曰。朱子此詩方不是小雪。一陽生。冬至一陽成矣。故卦辭之本義有病。此詩真邵子詩。同无病。

訂疑朱子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然其動之机。其勢日長。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云。合之邵

子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意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二句  
是指冬至言者則于本義于時為春之說其早晚差卻一月半  
朱子又曰濂溪就利貞處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亦是  
以冬至為資始之元也

蒙引叅義曰玄酒為祭祀之明水愚按周禮秋官司烜取水于  
鑑以為明水取火于燧以為明火○天原發微律呂聲音篇引  
玄酒味方淡而釋之云一陽萌于黃鍾如醞釀元酒  
訂疑宋避國諱易玄為元○邵子詩之玄酒自是醞釀之元酒  
故云方淡方淡者不終于淡之義也若明水之玄酒則始終无

味不必云方淡矣。

蒙引大音出老子同異篇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訂疑大如字俗音讀為泰非也。

蒙引叅義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无聲音氣味之可見如祭祀之明水其氣味至淡薄如清廟之朱絃其音甚希疎愚按以玄酒為明水有據矣以大音為清廟朱絃之音不知何所本。希字是鼓瑟希之希恐亦非疎意盖前音方歇後音欲動而未動也。

訂疑鼓瑟希者點鼓瑟確甚已畢其曲已終方將舍瑟候亦言畢夫



子問及而即答之。非尚有後音之欲動也。作前音方歇。後音欲動未動之解。似亦未是。叩洪鍾者。待其從容。一音將盡。然後再叩。不似絲竹細音。急管繁絃。相嘈雜。則前音方歇。象前歲歲功方成。後音欲動未動。象後歲功欲起未起也。

隆山李氏曰。方一陰之生于時。為午。于節。為夏至。陰氣之所激。宜其為寒也。而反熱。一陽之生于時。為子。于節。為冬至。陽氣之所激。宜其為熱也。而反寒。蓋一陰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陽氣。而發見于外。故熱。一陽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于外。故寒。此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卦之六畫。象之非聖。

人之私意也。訂疑此段大全錄于乾卦本義下小註中今附錄于此。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閔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閔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云云。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閔。人于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人身上說。

訂疑朱子或問又引就人心上說其理更精

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此亦冬至陽始生之証閉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途者也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狩而后于至

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

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雙峯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

崇引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揜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則又不止至日也。朱子引此以証大象所云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又月令云：而今曆官于是月有无数宜婚姻之日。殊失先王之意。乃知後世之術多不出于經也。經術豈不正大而周至哉。易瑩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先訂疑王志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放囚俱同。而近世例于冬至處決大可異矣。

養微陽要術當不止此三者。饒氏推廣之甚善。本義引月令已示人以推廣之意矣。正如夫子答顏淵問為邦舉四代良法。

觸類旁通殊禪復學

獨指夏時殷轅周冕韶舞示顏子以師古之大意非四代之良法盡于此也

蘇軾上皇帝書云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

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千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  
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和洽之  
氣○千之矣○故于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  
初生于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  
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  
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愚按此書于冬至陽生之  
義○潛龍勿用之爻○有大足以相發明者○故倚錄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訂疑程傳云○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

于悔也。坎卦祗既平，謂至既平也。陸明德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群經音辨並見衣部。○朱子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使得別音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與只同。○釋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音和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提，時支切。陸云提安也。九家本作多字。音支。○字彙祗音岐，地神又安也。大也从示，从氏，或从氏。又音支，適也。但也。孫季昭曰：音岐者，神祗之祗。又訓大。玉篇引易曰：无祗悔是也。音支者，廣韻訓適是也。如詩云：亦祗以異。揚子曰：茲苦也。祗其所以為樂也歟。陸德明司馬溫公並音支。今

杜詩韓詩或書作祗字。从禾从氏。而俗讀曰質。非也。玉篇祗。尸切。廣韻祗。丁尼切。皆註曰。穀始熟也。○此字或从示。或从才。或从衣。或从禾。是左畔之異也。或从氏。或从氏。是右畔之異也。或音抵。或音支。或音質。或丁尼切。或作多。或作提。是音聲假借之異也。或訓抵。訓至。訓辭。或訓大。訓安。或訓適。訓只。訓但。或訓地。神。按地之祗義。其字自應从示。从氏也。辭適只但之義。于經文難解。且其義于衣禾无所取。則此字止應左畔。从示。右畔从氏。星之氏也。其訓大者。是无大悔。而猶有小悔也。其訓多者。是无多悔。而猶有悔也。于經文元吉之義。不合。其訓安者。謂其不安。



于悔較大多之義為通○然于文義稍緩○不如音底訓至者于經  
義切合○故程傳本義假作抵而音抵訓至也○  
程傳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夫  
而後有復不夫何復之有○唯夫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  
而吉也○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云  
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  
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  
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  
前疑此以序卦復則不妄

為說以其理通故錄之。○无抵悔。連上句為義。通是爻辭不是。占元吉方是占。

象曰不速復以脩身也

程傳不速而復者君子所以脩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註得位處中。最比于初。上无陽爻。以分其親。陽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親仁善鄰。復之休也。訂疑程傳本義從註。朱子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能下之。

謂附下于仁者。學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雲峯胡氏曰。里仁為美。亦此義歟。

訂疑初九。繫辭傳以顏子當之。則六二者。子賤之取友以成德也。六三。君子而未仁。日月至鳥者也。六四。則伯玉乎仲之倚也。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飛航講意下。是俛首抑心。唯仁是親也。○訂疑六二在初九之上。何以曰下仁。曰卦唯一陽。群陰自宜皆應于初。而二最近。故曰下仁。三稍遠。故曰頰復。四與初正應。故

曰獨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廣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厲其屢失。故云厲无咎。

訂疑本義從程傳。○雲峯胡氏曰。巽以柔為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矣。復以剛為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矣。○訂疑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何以能頻復哉。曰。與初同體。亦有觀摩之益者也。頻復勝迷復遠矣。如子貢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

見紛華靡麗而亦說二者交戰于心故厲戰勝而肥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演天下安得盡不遠之復義當恕待其頻復也。正所以許善補  
過耳。

訂疑此即中庸以人治人。張子以衆人望人之義。

### 六四中行獨復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  
順道而反故曰中行獨復也。  
疏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歸故

象云以從道也。

杜光本曰、註疏只明中獨而傳義兼言吉凶。夫中行獨復則有吉无凶。雖凶亦吉。何用區區以吉凶究竟哉。傳義不及註疏。置吉凶不言。深得周公繫爻之旨。

訂疑本義從程傳。

此爻正耻以凡民自待。而豪傑自期。故違其黨而獨能從善。孟子所謂陳良說周公仲尼之道。先學于中國者也。本義先入程傳之說。故云當此之時。陽氣已微。未足有為。然此卦諸爻論德。并并下柔便見學非論仕進也。本義此三句直當刪去。

徂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

雲峯胡氏曰泰二夾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雲峯胡氏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小象曰脩身曰仁曰道唯初九當之

訂疑以從道也猶二言以下仁也初九有道仁人也論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六四之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故无悔

訂疑本義從程傳

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

中能自厚于復者也可以无悔

雲峯胡氏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訂疑成

德之說從小象得來

訂疑蒙引紛々全无定解愚謂中順是資質原好雖比不得生  
安之聖亦終是清醇分數居多底人所謂學知利行者也湯武



雖也是反之。聖究竟是剛明一遺底。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漢之文帝。是敦復无悔者也。五之无悔。即初之无祗悔也。但初勉其始。五要其成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本義考成也。訂疑從程傳。

訂疑考。即春秋考仲子之宮之考。考不訓省察而訓成者。釋敦字之義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復何時而可行也○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

訂疑災。天降之災也。青。人加之罪也。春秋肆大青。左氏曰。不以一青掩大德。皆罪也。用行師之上。傳補一句。无施而可。不克征之下。傳補一句。何時而可行。皆好。但以其國君凶。解得不成文理。賴本義正之。

本義以猶及也。○問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朱子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猶是有箇限期。到十年。便是无說了。

訂疑十年亦未遽。便是不好。但有不克征三字。便是終无指望了。今不舉不克征三字。但以十年二字。斷其吉凶。則未必然也。

以六二十年乃字是十年後却好也

雲峯胡氏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  
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移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反休則  
此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復則合道既迷于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訂疑先定言  
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  
而凶也

蒙引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

為尤著為尤大也。

訂疑爻迷復凶有災眚。泛就衆人言。用行師以下。專就人君行師言。象傳迷復之凶。包到以其國君凶。專以君道言。又不止行師一事也。○或訓眚為目疾。而以成公十六年。晉侯筮卦遇復。呂錡射共王中目作証。其義亦通。但涉拘泥。欠該括。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飛航講意君之道。在改過不吝。反君道者。為其迷復而遂過也。

三三 震下 乾上

无安无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傳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又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之不  
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  
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失貞正則妄也雖  
无和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訂疑无妄即  
是貞也无妄則无亨矣利貞以成占者其匪正以下及言不正  
則妄妄則不亨不利也傳釋匪正云雖无和心苟不合正理則  
妄也蓋當理而无私之謂仁之說也謂无妄者内无私心外又  
當理之謂也其匪正者雖无私心却不當理則亦妄矣愚謂卦

名无妄。原兼當理。无私而言。傳自匪正以下。又分无妄為兩般。有當理无私之无妄。又有不當理而无私之无妄。失之遠矣。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此全无理會。蓋本象傳而言也。象傳无妄之往何之矣。蓋別自為說。非經文本義。或有缺文。亦未可知。豈可強取解經。故朱子卦辭本義。于彖傳无妄之往句。絕不沾及也。

或問程傳云。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賢知者過之。其心豈會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問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

謂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于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于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朱子曰：所論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是不動處，便非正理矣。訂疑此却是枯稿寂滅之學，別是異端了。此靜之不正也。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此動之不正也。恐不可專以



在敬持養此心既存為无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

訂疑問底語氣少分曉。有似專一主靜持敬。一有事來便為所擾。不得主靜以行吾敬者。而朱子亦未駁及之。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

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得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于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示戒深矣。

太義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朱子  
曰。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改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  
所謂无妄之福是也。問史記作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  
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訂疑此語太高。欠平正。恐聖人亦不免  
妄了。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兩字原不同。豈可比而合之。  
此非定說。无妄望字。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  
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望字也。據諸爻  
取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六十四卦之爻辭。取  
卦名而義不同者多矣。不止无妄諸爻之借為无望也。如大畜

卦辭借止畜為積畜。損卦辭借剝損為減省之損。此外辭之假借也。履爻辭借履蹻之履為屣履。臨爻辭借臨逼之臨為臨與臨御。觀爻辭借觀示為觀察。解爻辭借解散為解去。此爻辭之假借也。他如借履為禮。豫為備為怠。盍為事。臨為大為興。噬嗑為市合。解為懈緩之類。此又如引詩者之斷章取義而不復顧本文之正解者也。何獨于无妄而疑之。无妄六爻自是周公借无妄為无望耳。

又曰。无妄一卦。雖是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故曰无

妄。无亨利貞。其匪正有眚。眚即災也。訂疑此上二條皆无望之說。

本義為卦自訟而變。云：至末。○朱子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真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便有災來。

蒙利貞者，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匪正有眚者，只講得，不利有攸往，而有眚二字，道却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有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訂疑有眚，攸往，是出行之占。專言之也。如何便講作一意。

又云无妄占辭，只是一正一反。貞者所以為无妄。不正則妄矣。

貞則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矣。杜光本曰：蒙引此條匪正則有眚而不利下當添有攸往二字始免割裂遺漏之病。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辭為占者設。須用戒之。非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訂疑无妄者所存所發純乎天理不雜于人欲即貞也。元亨者誠能動物也。利貞以下以戒占者非无妄了又有不正如程傳及朱子小註云也。

蒙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也。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訂疑程傳以首三句皆釋无妄之義。本義合名辭而通釋之。蓋卦辭本義既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釋卦名而以動而健剛中而應釋元亨利貞而彖傳本義乃又合而釋之者。見得卦之所以名无妄者以此三者之善也。卦辭之所以為元亨者亦以此三者之善也。而此三者又皆貞之義也。故又如此通釋之。愚謂程傳為是而卦辭本義分釋為不必然也。彖傳本義尚欠分曉。以三者皆釋卦辭而不釋卦名者。

本義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

然也。其語亦失次序。當云卦之善如此。皆无妄之義。而大亨以周利正之道。乃天命之自然也。其在占者。則為人道之當然。其匪正者。或內主于柔。而人心用事。或不能動。或動而不健。或非剛中。或剛中而无應。皆非无妄之義。而不正。即非天命之自然矣。故有青而不利。有攸往也。

蒙引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剛在內也。以剛在內。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本義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剛德在內。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惟其實而已。○本義動而不妄者也。動字屬又為震。

主一句、不妄字、屬九自二來而居于初一句、彖傳只用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便該得又為震主意、可說本義又為震主動而不妄二句、當刪之以動而健句在下、不宜即于上句、豫說出動字、不妄字使動而健句反似複也。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固是健字、有不間斷之義、大抵世上人激于義而動者、多有初解終、只因能動而不能健也、本義解貞字、必兼正而固言、固便是健底意思。

剛中而應、必兼應言何也、曰、如人做官、本身好、固自持正、奈家



中无好妻子

訂疑不如說左右无好人與共事

便自家做不成

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奈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五應在下不宜就

上司臨下說

飛航講意。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所存言。動而健。以所發言。剛中而應。以所與言。此舉卦之善。以明无妄之意而起。以正之端也。

杜光本曰。彖傳本義。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卦變。動而健。為卦德。剛中而應。為卦體。而卦辭本義。却以動而健。剛中而應。

皆為卦體與彖傳本義不相合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焉得  
起紫陽而問之

三原王氏曰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若是无妄之往何不利  
訂疑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既明言无妄矣象傳又曰窮之  
災也則是行有青无攸利為天作孽也卦辭明言其匪正則是  
有青不利有攸往乃自作孽矣彖傳如何顯悖經文云无妄之  
往乎况初九象傳云无妄之往得志也此却云无妄之往何之  
矣其為傳記之誤也審矣故本義直以經文解之曰其有不正  
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云上不特彖傳之義始明亦可見程

傳所云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穿鑿无理會甚矣。无妄之往何之矣。時說謂彼自以為无妄自以為可往而不知此无妄之往欲何之乎亦說得去。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註與猶皆也

既雷是威恐之聲。今天下雷行震動萬物物皆驚肅无敢虛妄。訂疑物指人言似本恐懼脩省之意而云亦有是理雷在天上。君子以非禮弗履亦是此意。雙湖胡氏從之而非正旨。程傳雷行天下于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

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訂疑此句可議。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發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本義從之。

本義天下雷行云云。或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訂疑人皆以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分屬秋冬時。愚謂各正性命。

在資始時人多不信觀此本義云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上而與之以元妄也則各正性命豈秋時哉蓋乾元資始萬物已各正性命了故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至驚蟄雷發時始顯然共見爾

易瑩游雷震驚不過百里天下雷行者匪謂一時之雷即編天下蓋普天下當春氣奮發雷乃出聲无一處无雷之行也訂疑詰云雷行物與斷句蓋從諸卦大象之例不以卦名連上文也然註疏在前程傳本義在後而欲執例以點竄之難矣蒙引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震動發生不必蕪人言

訂疑此破疏與胡雙湖之說。

又曰對時育物。如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皆是。蓋生物者天也。育萬物而使得遂其生者聖人也。不然或五穀不熟。或胎殯卵殞。而物不育矣。○本義因其所性。即无妄之理也。物與无妄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為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

杜光本曰。大象物字。註疏專指人而遺物。蒙引專指物而遺人。終以程傳兼人物言為正。

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

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

訂疑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義程敬承曰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爵勅之意其解茂字皆非也蒙引云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未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此本程傳可從愚謂茂訓大對猶順也陳明卿曰對時育物月令盡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内誠之主也云

蒙引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

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  
事无不利功无不成矣何往不利

唐虞庵曰此與匪正之不利有攸往正相反

訂疑此爻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卦之所以為无妄者故  
本義云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且以九居初不唯為主且得其正  
正與卦之利貞合與三與上之不正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陸德明釋文不耕獲黃郭反。或依註作不耕而獲非。下句亦然。菑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餘。馬曰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畬。說文云二歲治田也。字林弋怒反。○字彙獲胡郭反。黃入聲。訂疑與釋文音同。刈禾也。菑音支。畬音于。與釋文音同。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康成又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韻會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柔和也。三歲曰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若二歲為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字彙駁釋文

爾雅而取鄭康成之說是也。

謹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訂疑此以二五相應、有君臣之義而言、即文言无成、代終之意也。疏同。然、祭、觀、卦、爻之辭、初无君臣之意、且如註說是君反勞而臣反逸也。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獲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訂疑從釋文爾雅、不耕而獲、不菑而

畚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畚是也、解法亦如註、但所指不同、此陳氏所謂以耕菑為私意者、游氏從之、蓋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畚、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此又陳氏所謂以耕獲菑畚為非私意者、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此說予于隨彖傳中辨之。

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獲、不畱而奮之理。只是  
不于耕時而計獲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  
訂疑此差勝程傳本義之說。但亦不似經文語意。朱子曰、易傳  
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爾。爻辭言當循  
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則非循理也。程傳是行  
其所无事之意。象傳是不計私謀利之意。原自天地懸隔。朱子  
云、是阿其所好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  
獲、則多却而字。若曰不于耕而求獲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  
惜此二說于經文不通耳。使其說于經文无悖。雖增數十數百

字何妨。世豈有不增字而能講經者乎。嘗謂此又乃自始至終、  
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  
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  
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又所謂无妄之福、而  
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无妄之福、如不虞之譽、不期富貴而  
富貴之類耳。若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脩天爵而人爵從、所  
謂為其事而後有其功者。但无智鑿謀利之私爾。德盛而化神、  
學至而君求、豈一无事乎。而大福天降、可謂之為无妄之福哉。  
且以農言、亦无不耕而得獲、不菑而得畲之理也。

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獲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  
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獲、  
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訂疑此申解程傳前段之意、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獲、不  
菑畬之象、言其无咎為于前、无咎莫于後也、訂疑此緊括程傳  
之意而為說也、終不離史記无望之義、但未肯盡依无妄之福  
之解、而取程傳柔順中正、順理應物之意、以著于前、為此其勝  
小註无妄之時、有无妄之福之說也、

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獲、不菑畬、

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事上都不動  
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  
之疾。訂疑聖人說話有理有樂有功有效。亦如今人作文字一  
般。然後其言可法。可戒。足以開物成務。而因取以濟民行。不合  
說得如此。令人把正經合當做底事。都无所事。上而徽幸于非  
意之獲也。

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獲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  
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訂疑  
程傳不是如此解。乃行其所无事之說耳。故易傳中頗費言語。

始謂不耕而獲。不苗而奮。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苗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獲。苗則必有奮。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獲苗奮為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獲。既苗則必成奮。非必以獲奮之富而為。則又以似以獲奮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獲苗奮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无當作有。觀下文可見。苗无妄之時。此句不必用。當云占者。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獲。則于經文甚直。无繚繞之碍。陳氏之說甚善。蓋農之耕以為獲也。苗以為奮也。皆計功謀利之心也。若君子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進德



脩業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已。坐于窮通得喪。聽其自然。爾原非有所為而為之也。需大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也。然能如此。則无妄之至矣。故曰。利有攸往。經曰。不耕獲。不菑畲。无妄之事也。利有攸往。无妄之效也。本義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異于後也。若將為字。作去聲讀。如周子云。无所為而為之。中心安仁之義。則善矣。然本義之意。恐不然也。

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于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獲菑畲。求得于外者也。必无耕獲菑畲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

梁○山○來○氏○曰○若○程○傳○不○首○造○其○事○本○義○无○所○為○于○前○把○道○理○都○  
講○空○了○乃○禪○學○也○吾○儒○聖○人○之○學○盡○其○理○之○當○然○脩○身○俟○命○此○  
正○所○謂○无○妄○也○豈○一○點○道○理○不○盡○空○上○寂○上○謂○之○无○妄○哉○不○耕○  
獲○不○菑○畝○言○雖○為○于○前○无○所○望○于○後○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訂○疑○此○說○極○是○然○恐○將○耕○字○提○在○不○字○之○前○于○爻○之○語○氣○不○合○  
須○云○不○如○農○之○耕○遂○莫○獲○菑○畝○遂○莫○畝○方○安○

訂○疑○本○義○從○程○傳○之○說○把○柔○順○中○正○因○時○順○理○八○箇○字○放○在○前○  
頭○而○足○之○以○无○私○意○期○望○之○心○則○于○不○耕○獲○不○菑○畝○之○意○已○盡○  
矣○後○復○綴○以○无○所○為○于○前○二○句○盖○由○其○先○入○程○傳○之○言○已○久○不○

忍割其舊聞○又惑于史記○无望之說○而見夫世之庸○多厚福者○故為此辭○以蕪總三意耳○要之此○又當以正○誼不謀利○為正○行○所○无○事○之○說○不○必○用○无○妄○之○福○之○說○不○可○用○而○无○望○之○義○即○在○无○妄○之○內○亦○不○須○費○力○另○講○也○

杜光本曰○六二爻本義○无○所○為○于○前○无○所○莫○于○後○二○句○愚○欲○並○刪○之○或○將○上○句○无○字○改○有○字○庶○幾○无○病○未○審○當○否○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云云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云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正居震之極躁動于妄者也而繫辭以為

天作之孽未詳或是先曾有人占得此爻其事應如此也

彦陵張氏曰聖人泥定无妄往吉之說稍不如意便生怨

尤特發此爻以盡其意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蓋

我有所以取之不可誘之于天我无所以取之唯當盡其在我

此○洪氏發明古忠臣負謗孝子含冤仁人蒙詬義士遺訊者類如

義林梁武帝納侯景魏人移檄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胡三省註云。池。仲魚人姓名。因城門失火。焚死。

仲尼貌似陽虎。而被圍于匡。直不疑與亡金郎同舍。而被疑為盜。无妄之災。自古記之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陽剛乾體云々。進齋徐氏曰。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利于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可疑亦不正。儘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耳。妄動則有咎也。

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

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辯。九四陽剛健體。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其占不可有為。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必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蒙引可貞則不可行矣。坤六三可貞亦然。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訂疑訟六三亦然。時說可貞。即卦之利貞者。徐氏胡氏辯之矣。按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无卦中利貞之義也。初二五皆正卦之所取利貞者也。故初吉。二利。五有喜。三四上皆不正卦之所取匪正者也。故三災。上眚。无攸利。四猶可貞。无咎者。以其體乾。猶勝于三之陰居震極。又居上卦之下。勝上九居卦之極也。

故○戒○以○可○貞○貞○對○初○二○之○利○往○上○尤○之○行○而○言○无○咎○對○三○之○災○  
上○之○有○膏○而○言○為○差○勝○爾○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有猶守也

易源云下无應與于人事如何見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為  
孔明奈无一旅之衆故終于處士謝靈運山亦欲為宋程嬰然卒  
无所藉手而志于賣卜所謂固守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疏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

已所致疾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訂疑无妄之疾。亦有假藥療而愈者。未必藥便不好也。此獨勿藥有喜者。盖占療病之吉占也。

程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訂疑程傳勿以藥治。則有喜也。若戒其用藥者。乃象傳意。非爻辭義也。如本義則是爻辭之正旨。程傳云。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又明與爻辭相戾矣。



本義乾剛中正云

雲峯胡氏曰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美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遐。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訂疑此疏以病象喻人事之說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試。暫用也。猶少嘗之也。

訂疑此以病象喻人事也。其解試為暫用少嘗。非也。試者以性。

命輕試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後藥之云。

訂疑爻辭本義就爻本文釋之象傳本義就象本文釋之蓋象傳是孔子發明爻辭外意所以戒人之无故而妄藥者如後世之以金石傷生唐之憲宗明之世宗是也至如漢之成帝明之光宗又以淫藥自絕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疏位處窮極動則致災。訂疑本象傳本義從之。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云。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青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于亢故有過青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訂疑三上二爻本義只就本文消息之不言其所以致災青之故但歸之時命李氏從上之處位不正上說張氏以乾終妄行立說而引卦辭以証之實獲我心○夫爻云无妄本卦名而言猶咸六五之咸其脢脢何曾會感哉○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訂疑象傳却是就爻辭本文消息之○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小畜則異在乾上以其異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能止之故為大畜也訂疑以上以畜為畜止之義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故利貞也亦用畜止之義已有大畜之資當須養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乃吉也豐則養賢應乎天道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此又借大畜為大畜積豐財之義就人君說

訂疑凡假借卦名而別自立說則當以全卦之辭通就已意說

之如損卦。各本取損失之義。而卦辭以咸用為說。則通作咸。用之義可也。未有一卦之辭半就卦各正義說。又半就假借之義說者。故此卦卦辭不宜又就畜正說也。若夫豈則養賢。彖傳中无此義。即序卦雜卦二傳亦无是說。程傳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訂疑假借畜止為畜積。此彖傳象傳之說。自是卦辭正義。但此正要界傳之不當為歧說限分明。不可謂聖人當初各卦便為歧說。以待繫辭者之那移假借也。程傳殊欠分曉。故其說跋前疐後。每為兩救之辭。

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  
乾、畜得有力、所以與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  
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  
艮巽爾、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訂疑小畜大畜之分、講者皆謂巽為陰卦為小、艮為陽卦為大、  
此取後天艮為少男、陽卦多陰、一君二民之義也、若先天則凡  
初畫偶者俱為陰卦、故橫圖列之、下方圓圖列之、右方則艮于  
先天為陰卦矣、又以四象論之、巽猶為少陽之卦、艮乃太陰之  
卦、巽為一陰之卦、艮又為二陰之卦、如卦各果伏羲所命、則艮

之○二○陰○方○盛○于○巽○之○一○陰○其○不○得○為○大○卦○明○矣○必○卦○名○為○後○天○  
所○命○方○可○以○良○為○大○爾○杜○先○本○曰○以○良○為○陽○卦○則○不○特○六○十○四○  
卦○之○名○不○盡○是○伏○義○所○命○即○八○卦○之○名○亦○不○盡○是○伏○義○所○命○矣○  
○又○按○畜○之○大○小○不○是○以○巽○為○後○天○之○陰○故○為○小○艮○為○後○天○之○  
陽○故○為○大○也○盖○巽○為○一○陰○始○生○之○卦○陰○力○尚○微○无○陰○爻○相○助○比○  
所○謂○未○有○與○也○故○畜○陽○不○住○而○為○小○畜○艮○為○二○陰○生○于○下○一○陽○  
盡○于○上○陰○氣○盛○矣○又○兩○陰○相○比○制○乾○有○力○故○為○大○畜○坤○為○三○陰○  
則○勢○盈○力○極○故○為○否○也○反○觀○之○震○一○陽○之○卦○包○坤○為○豫○兌○二○陽○  
之○卦○包○坤○為○萃○乾○三○陽○之○卦○包○坤○為○泰○亦○可○見○矣○此○以○上○卦○陰○

陽之消長為畜之大小也。杜光本曰：以上卦陰陽之多寡為畜之大小。然後小畜大畜卦各皆可以謂先天所命。

程傳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足專言其大者，訂疑如賢者志其大，孟子之學是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中，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



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訂疑此意欠明。據朱子

之意。當謂艮為後天之陽。非以艮畜乾。視以異畜乾。為畜之大

也。此含二義。對小畜以異畜乾。異為小而艮為大一義也。小畜

以陰畜陽。畜不佳。為所畜者小之象。大畜以陽畜陽。其力大能

畜得陽任。故為大畜。又一義也。此名卦之本義也。

本義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

之大也。訂疑此取畜聚之義。本彖傳為說。為卦辭而說。非名卦

本義也。

本義以卦變言云。至末。朱子曰。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吉。利于涉大川。訂疑似程傳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至于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

雲峯胡氏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訂疑利貞以學術言。不家食吉以仕進言。涉川另一事。與上文不家。

本義皆非大正不能。蒙引以卦變言。則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下不戴之。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尚賢。苟非

去。絕。速。色。賤。貨。而。一。于。貴。德。者。不。能。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健。者。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不。直。未。必。便。能。止。之。亦。非。大。正。不。能。也。利。貞。善。此。三。義。利。貞。如。何。曰。進。必。以。正。也。訂。疑。人。君。說。不。符。進。以。正。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害。禁。暴。之。類。亦。必。以。正。也。此。乃。就。人。君。說。同。疏。意。愚。謂。本。義。從。程。傳。就。賢。人。說。勝。疏。說。

訂疑按畜積者小則設施亦小。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畜積大則作為亦大。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是也。此意余欲于小畜言之。恐人不信。故附志于此。觀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本義云。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即予說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杜光本曰。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乃此節絕好註疏也。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此○蘊○畜○之○大○者○故○彖○傳○美○此○三○者○言○之○訂○疑○卦○名○本○取○畜○健○  
彖○傳○借○為○畜○德○畜○賢○也○

說○統○剛○健○以○本○體○言○天○德○之○剛○不○屈○于○物○欲○是○也○篤○實○輝○光○以○  
踐○履○言○庸○德○慥○闇○然○日○章○也○重○在○篤○實○輝○光○即○篤○實○內○見○剛○  
健○為○主○而○踐○履○為○實○內○外○夾○持○胸○中○所○得○自○然○日○新○月○異○成○其○  
蘊○畜○之○大○耳○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訂疑本義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此以變與體合而言之

也。愚謂分言之乃是。卦變剛自五而上。是賢人進居上位也。卦體六五居上九之下。是尚賢也。卦德能止健。是賢人在上能為天下畜武健之人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蓋剛而不正。則非賢不宜在上位也。且不正則非賢。不足當王公之尊養也。正已而後能正人。非大正亦不能止健也。傳○義○實○以○利○貞○為○賢○人○處○齊○諸○家○何○獨○不○然一占以此決其利貞為指賢人也。

一說剛上而尚賢。卦變卦體合為一義。故下文養賢也。亦自有剛上義。蓋非上之剛上。不見五之尚賢。而不家食吉。亦取尚賢之義也。夫尚賢之義。獨取六五尊而尚之可也。何必連卦變剛

上哉。

不家食吉養賢也。

程傳大畜之人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彥陵張氏曰卦言不家食止就君子身上說。訂疑不作人君言。彖傳推本養賢一義見得國家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于家食必无致用之才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傳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况其他乎。

訂疑利貞不寡食是一義。利涉大川另一義。即不就賢人言亦可。然就君道說是舉大者言耳。其實涉川自是占行人水浮之事。應乎天者涉川貴乎得天時。若風色不順。或大洶湧。便是天時不好了。故同人之利涉亦取于乾行。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  
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云○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中有天○山  
雖在地上○然山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  
訂疑繫辭傳本義云○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  
之中也○以此言之○天之氣亦行乎山之中也○即以為天在山中  
可也○非必如方士所云壺中洞天○裏之天也○道聽塗說○德之棄  
也○則多識前言往行○非以誇多而闕虛也○以畜其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在他卦則初與四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云云。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梁山來氏曰。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以陰陽論。若君子之受畜。

于小人也。外卦能畜以止人為義。以上下論若在位之禁強暴也。易主于變易所以取義不窮。

象曰有厲剝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云。

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于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訂疑此以上下之分言之。不以君子小人言。然非正義。

蒙引輓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三十條者也。輓，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訂疑輻字說或疑軸字釋文輓伏于軸上者也。故小畜

之說輻，蓋為陰所止，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輓，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此與項氏之說畧同

平庵項氏曰：輻，車輻也。輓，車軸轄也。輻所以利轂之轉，无說理，必輪破輻裂而後可說。訂疑輻裂之輻當作轂若輓則有說時

訂疑轄，指伏兔之輓，俗名鈎盾是也。○按大壯：于大輿之輓，是任重致遠者，全在于輓。輓亦車輻无疑。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易亦然，豈可以字畫之異而生別論乎？同一輿說輓，小畜之九

三為受制小人而不得進。大畜之九二為審時度勢而不肯進。如同一濡尾。既濟之初則无咎。未濟之初則為厲。同一眇能視。跛能履。在履為不足。與明行在歸妹為尚可為。同一拔茅在泰為君子。在否為小人。同一不富。以其鄰在泰為小人。合交以害。正在謙為從之者。眾同一顛。順在六二為拂。經在六四為吉。无咎。同一巽在牀下。在九二為吉。在上九則凶。此皆美惡不嫌。同辭者也。杜光本曰。與說義古作舉說。韜可見。義與輻乃一字也。蘇子瞻易傳云。小畜之說。輻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輻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而未嘗分小畜為說輻。大畜為說輻。

則輟輻元功益信矣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說統美其能見幾而止也。无尤而必本于中。中則不躁而能相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

事、而由真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與、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云云

平庵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爰也、戣也、矛也、軫也、皆衛名、訂疑軫、屬車上之物、與、戈、爰、為類、非也、又、戈、爰、戣、矛、器也、執器以衛與者、人也、不符、以人為戈、爰、戣、矛、之類也、

蒙引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矣、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利艱貞、日閑與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

銳而審慮持重之意

說繞良馬逐舊主三與上兩爻說不知良馬乾象非良象也  
訂疑此說極是愚以此意推之初九為四陰所畜九二為五陰  
所畜九三與上九俱陽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則通  
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故不相畜九三與下二陽畜極並進為良  
馬逐之象焉此如泰之柔征否之疇祉需之不速之客三人來  
以一爻而舉同體之三爻者也程傳本義皆謂上與三俱進夫  
上已居卦之上進无所之矣杜光本曰良馬逐不當指上與三  
說繞謂良馬乾象非良象已足以証之矣而訂疑又以為上已



居卦之上進无所之則其確然足証者非一端也。蘊子略易傳  
曰三苞並進故曰良馬逐得其旨矣。本義堅繫程傳竟置弗採  
何居。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訂疑上居畜極畜極而通不復相畜又皆陽爻故上亦望三之  
進為同德相引也。

六四童牛之牯无吉。

程傳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  
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

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上止人君之邪心。下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主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訂疑四止初九如何又取止君

本義止之于未角之時云：

蒙引初二乾體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乃能止之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者所宜深識也。  
訂疑此大畜時也之意。當于初二爻言之。

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發之前，刑者禁于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訂疑程傳兼畜君民，諸家專言畜民，勝傳本義不言何人，只云止之于初，則所該者廣。凡教子嬰孩，教婦初來，防微杜漸之類，皆是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註：豕牙橫，豕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為畜之上，二剛而進，能豮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豈唯能固其位，乃將有

慶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机、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嚴刑峻法、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

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不嚴刑于彼、而脩政于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

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豨、攻其特而去之曰積、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豨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積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于已壯之後、猶欲去豕之牙之害而積之、此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云：

訂疑積豕之牙。程傳謂專脩政教。夫四之畜初如制童牛之易。已不免用牲矣。况二勢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而專欲止之以政教。似非時務。唯本義云。得其機會而可制之。此為得旨。又程傳專言制民。本義亦不指定是何人。更該得全。

蒙引如魏已伐韓。齊師直走魏都。而韓師自解。得其要害也。項羽以范增為謀主。陳平為惡草。具以間之。增死而項勢益蹙。壞其腹心也。

訂疑凡形格勢禁者。積豕之牙之類也。如漢王欲定閩中。子房恐羽之來。乃以齊之反書達羽。羽遂不得舍齊而西矣。又羽與

漢王相持○數歲不決○則遣使說黥布彭越歸漢○又遣使焚羽積  
聚○而羽遂滅矣○又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操遣步騎潛焚  
烏巢糧穀○而袁紹敗矣○又如春秋時○楚與晉爭鄭○及晉率諸侯  
城鄭虎牢○而楚遂不能與之爭矣○不特此也○趙匡論魯文姜之  
事○謂莊公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俛命○夫人徒任乎亦  
一義也○又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屢爭之○不能得○呂后用子  
房之計○召四皓從太子遊○而高帝遂止○亦此義也○又如唐裴度  
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  
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皆此類也○

梁山來氏曰。獮者牯也。騰也。乃走豕也。與童牛之牯一句相例。童字與獮字同。牯字與牙字同。牙者。埤雅云。以杙繫豕也。乃杙牙。非齒牙也。杜詩。見雛入漿牙云。

訂疑。依來氏說。獮大之豕。非一杙繫之所能制也。獮豕既如童牛例。牙字還當指豕牙言。而如牯字義。解之制豕之牙。亦名為牙。如周禮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毛。毛馬齊其色也。以毛色而別之也。亦即曰毛。而毛為用力之字。則牙為治豕之牙。而即曰牙。亦如牯之義矣。牙豕者。必去其勢。但不可以獮豕為去勢。與諸家之解同耳。去豕之牙。即名為牙。又如夏田為苗。除禽



獸之害即曰苗治絲之亂即曰亂又如為國君削爪者去其脫  
華之處即曰華之為士削爪者去其靈即曰靈之防止水之隄  
也止水者即曰防川燭炤物之具也炤物者即曰燭之鑿照物  
之具也取以自炤者即曰鑿航航也而以航渡水即曰航之此  
類甚多不勝舉也又如齒路馬有誅論馬之齒即曰齒步馬者  
習馬之步也即曰步○字彙積牯也牯註犍牛也又畜之強健  
者皆曰牯此正義也又曰宮刑或曰牯刑此或因積系之說而  
附會之○又按臞仙肘後經騙馬宦牛羯羊闍豬斂雞善狗淨  
猶皆去其勢之名也不見其以積系為去勢也惟說文云積劇

也。豕去其勢。又凡字之从賁者。皆有大之義。三墳之墳。解者曰。墳大也。囊鼓解者曰。大鼓也。則豨豕亦大豕爾。正與羸豕對。又此又正與童牛良馬對。陸德明釋文。牯古毒反。劉云。牯之言角也。陸云。牯當作角。愚謂牯以施于牛之角。或即訓角。或即云當作角。則制豕之牙。即曰牙。又一証也。而以豨為去勢。牙非齒。牙者皆不足從矣。

杜光本曰。鳩茲丁公鼎。祿少時。嘗以牯重牛。牙豨豕之對。得與鄉試于棘園。將合之時。于今味之。誠為確對。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訂疑諸家皆謂喜在一身慶在天下非也六四之爻止為一身言乎愚謂五難而四易事之易者不大費力只尋常看過了事難者用力大未免驚天動地底故事平之後更為可慶也六四之元吉而止曰喜如不經大病之苦但享平安之福者也六五之吉而曰慶如危病新愈便有更生之幸也如救火者于火之未然也但曲突徙薪即无事矣无事即是喜也及火之既然而撲滅之便置酒相慶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程傳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之小故極而成

大畜之六，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廣濶，无有阻蔽也。訂疑釋文馬云：四達謂之衢。

蒙引四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却又不然，獨取畜極而通義，似上九亦為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上九只就為畜之終上取義。

訂疑魯靈光殿賦云：何天衢以元亨，何首賀訓負。程傳謂誤加何字，皆非也。必如本義作訝之喜之，辭方與畜極而通相切。為百世不易之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程傳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  
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  
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  
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  
人也

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本義上下二陽。云云。朱子曰。觀頤。是觀其養德之正不正。自求口實。又是觀其養身之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又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于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建安丘氏曰。頤。領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訂疑以上下分輔車。非輔。口旁也。車。牙車也。上下皆曰牙車。

蒙引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于虛无崇正學而不流于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于孳就達而不至于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訂疑如此言養身依然是養德了

○據本義觀頤二句作如此解若

據彖傳之文則非養德養身對言也程傳云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是觀頤為觀其所養之人自求口實為觀其所自養以自字對人字似有眼目故雲峯胡氏引槃澗董氏所問朱子云本義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

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  
今良久曰。程傳似勝。杜光本曰。朱子前此云未說到養人處。乃  
一時未定之見。

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  
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于上體則觀其所以養  
人者。于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耳。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也。

疏頤養也。貞正也。所以養得正則吉也。其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  
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文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



養身得正。故象傳云：慎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

程傳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上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訂疑程傳因

訂疑此說極是。朱子亦曰：勝本義，愚謂所養之人，如堯之養舜，舜之養二十有二人，及十六族，武王之養十亂，是所養者正也。若桀紂之養牛飲三千，及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戕國四公子之養客三千，下及雞鳴狗盜之人，是所養者不正也。養之上道，如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及迎之致敬，盡禮行其道，從其

言○交○以○道○接○以○禮○是○養○之○上○道○正○也○如○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  
其○言○禮○貌○又○衰○或○以○衆○人○畜○之○或○食○而○弗○愛○愛○而○弗○敬○是○養○之○  
之○道○不○正○也○自○求○養○身○之○道○如○以○其○道○則○五○齊○三○清○八○珍○之○奉○  
有列四○樂○之○舉○四○海○之○物○四○時○之○和○五○味○之○調○是○養○身○之○正○也○如○井○  
酒○嗜○音○樂○酒○无○厭○從○長○夜○之○飲○肉○林○糟○丘○載○號○載○歌○俾○晝○作○夜○  
食○前○方○丈○暴○珍○天○物○是○養○身○之○不○正○也○又○如○鄉○黨○篇○記○孔○子○飲○  
食○之○節○及○孟○子○簞○豆○萬○鍾○之○辯○是○養○身○之○正○也○如○珍○膾○奪○食○飢○  
渴○害○正○之○類○是○養○身○之○不○正○也○

隆山李氏曰古之觀人每上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

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畧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子似无大小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所成就者亦異。言疑引孟子來講此節。于豕傳口氣殊欠妥。今人以其便曉而多從之。○愚謂養人者如上三爻則正矣。自養者如下三爻則不正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蒙引。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民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聖人欲養萬民。以為非一身所能周。

也。則于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食天祿。由是賢者為之布德敷惠。承流宣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重在養民。无正字義。本是聖人與天地對萬民與萬物對。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疏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為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嚙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而慎節也。

程傳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

東坡易傳曰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

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西山真氏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  
子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楊誠  
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  
採葭不羨林肉

蒙引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德養身之事不止二者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註朵頤者爵也。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疏以喻己之明德也。羨我朵頤而躁求。喻貪婪以求食也。雖

其致養之至道。闕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程傳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知足以養止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

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旣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无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謂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也。本義初九陽剛在下。云。朱子曰。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為龜。唯虛故靈。故曰靈龜。象肯云。朵本花。朵垂下動貌。震反生下垂。故有朵象。訂疑傳陽居動體。上應九四。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兼動欲。

從陰二義。本義以上應六四之陰。為動于欲。蓋陽主義陰主利。初應四而動。為動于欲。

中溪張氏曰。頤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正而吉。一累于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道而凶矣。可疑張氏原釋卦辭。以其正合六爻之義。移錄于此。下三爻皆凶者。以其動于欲故也。動于欲。不止口體之欲。而為口體而動欲者。尤世間最可感之人。故頤卦特繫此爻以戒人。孟子所言口腹之人。專戒此輩。莫以為細行而忽之。如左傳所載。鄭靈公解黿不爨。子家子遂至染指。宋華元羊羹不與。羊斟懷恨作難。此



一種最鄙賤之人也。故象傳云不足貴。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中溪張氏曰從欲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若反下求于初則為顛頤。顛頤則拂違常經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奇疑丘當作上則往必有凶。丘在外當作上而高之物謂上九也。

本義求養于初云奇疑從程傳以拂經屬顛頤為一義征凶

屬于丘願為一義與象傳不合

○雲峯胡氏曰艮為山上九在

外而高有立象○雙湖胡氏曰二之顛願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言凶異者願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訂疑養道固宜靜不宜動亦是養人自養下卦自養者也○當知止知足无求于人故論語曰君子食无求飽居无求安又曰士志于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曰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又曰由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又曰：貧而老，福可也。又曰：富舉貴人之所  
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  
令聞廣譽施于身，不願人之文繡。又曰：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萬  
鍾千駟弗顧。又曰：求在我者，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外者，求无益  
于得也。又曰：附之以韓魏之家，自視歆然，皆足已无求之謂也。  
孔明曰：澹薄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古人云：人嘗咬得菜根，  
則百事可做。顧之內三爻，在下之士也。當內重而見外之輕，得  
深而見誘之淺可也。乃皆動于欲。夫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口腹  
飲食之人。其拂順取凶，无足怪也。若初九之剛正，六二之柔順。

中正天質至美，可以上達，足以自信，自養不顧乎外矣。而亦皆動于欲，則妄動之念累之也。

鄭孩如曰：六二之丘，頤何以異于六五之從上？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其品分矣。

訂疑：二頤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皆自養。人之分也。又按六五求養于上，為拂經。則二之拂經，于丘頤三之拂頤，皆為求養于上，明矣。故六二之拂經，當連于丘頤，為句。而以征凶平頂上二句與象傳為合也。杜光本曰：六二拂經連于丘頤，為句。以征凶平頂上二句，不特與象傳旨合，六五例合。而本

又語意方貫徹從來未有見及者亦是征作往解故專頂丘順而不知征原訓行象傳又明以行字解征字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杜光本曰既以初上皆非其類解征凶又辭本義如何又以征凶單頂于丘順

訂疑又辭程傳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此段與象傳本義同但當衍去則悖理三字蓋悖理又似拂經了蓋舉六二征凶則包全爻之辭小象之

例多如此。行字釋征字。失類。謂二陰類。初上皆陽。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程傳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于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頤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訂疑此以貞字連拂頤為句。謂違養道之正也。

本義陰柔云：訂疑此云雖正亦凶。是以貞字連凶字為句也。

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謂拂頤之常理。雖正且凶。

凡身言美  
三  
况不正乎其凶必矣

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為拂順之正故凶本義謂既拂于順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順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順則又不止拂經而已

訂疑拂順與拂經亦无異胡氏就一字分異同不免鑿

蒙引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縱欲以傷生能无凶乎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訂疑五之拂經既為求養于上二之拂經于丘順三之拂順皆為求養于上明甚矣但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其義公故吉二

與上既非所求而求故凶。三與上九正應，可以賴上九之養，乃  
又陰柔不中正，居動之極而縱欲敗度，恣情傷生，故凶之甚。貞  
者，三與上正應也。杜光本曰：貞字指三與上為正應，講方有着  
落，而本義雖正亦凶，勝程傳亦以此也。其拂順者，謂三賴上之  
養以自養也。若只說陰柔則初九陽剛何以凶，只說不中正六  
二中正矣，何以亦凶。總之為自養而求人，其情私故不論其陽  
剛與陰柔，中正與不中正，一歸于凶而已。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中溪張氏曰：釋拂義也。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程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况養人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頤倒者也故曰頤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賤賤之咎故為吉也二頤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澤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

養德義者也

訂疑養德義不如云養賢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云云董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上虎下  
視貌則當是下而專矣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  
荀九家易艮有虎象蒙引其欲逐上亦是說虎二句都是象  
故以虎貫說衆義曰下頤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頤下之養以  
養人則不可以不求  
訂疑為自養起見則求下固頤求上亦拂也為養人起見則頤  
順固吉拂經亦吉也昔人稱禹之求賢也曰一饋七十起稱周  
公之求賢也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又曰朝讀書百篇暮

見七十士。雖稱之未免失實。然其當日求賢之誠。亦可見矣。史稱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大學曰。其心休焉。孟子曰。好善優于天下。卽有聖賢之才。未有不任人而能養天下者也。

象曰。顛順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說統見為相者。不必取其恩之自下出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  
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  
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常經。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  
于賢師。傳上師傳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  
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以陰柔之才。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  
可處險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訂疑卦惟上下二陽。故中四爻。非賴初之養。則賴上之養。求初  
則曰顛順。求上則曰拂順。曰拂經。摠之能養人則為正。求人則  
非顛即拂也。上卦居養人之位。故應初九者。則求于初九。比上

周易訂疑

卷五 頤卦

五

正菴堂

九者則求于上九。此一定之理勢也。但五類上九以養人。四類初九以養人。不必如程傳云類其養已以濟天下。多御養已一層也。初九剛陽能養人。以在下位而无其任。純不能養人。亦當有以自養。乃應四而動于欲。故深惜而切做之。初九楊雄華歆之流也。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云云

訂疑本義亦用程傳之義。兼養已養人二意。按上九本義五類上九之養以養人。又似專就養人言者。然觀上九象傳朱子小註云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

養而又推以養人。是終不離養己養人二意。而非正肯。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訂疑與程傳寫于委信之說異。而勝程傳。

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是好。故上三爻皆吉。

訂疑若拂經。兼自養。說是五亦不免于凶矣。况五方求上。以自養。又何暇再以養人。如春秋之末。魯君待養于三家。齊君待養

序言  
卷五  
十一  
子田氏晉君待養于六卿謂之寄食之君爾曾聞其類以養民乎。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訂疑程傳又兼養已象傳專言養天下象傳是

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訂疑張氏又說六五太好了居陰不正幸其處尊得中猶是中主爾因其能從上故居貞而吉以其良體苟止故不可涉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保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  
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  
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敬畏故得終吉  
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于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  
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  
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

本義六五頤上九之養以養人云：

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



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彥陵張氏曰天下之養俱由一人便有已飢已溺之意故必厲得吉。所謂一夫失時予之辜也。

訂疑丘氏說得位高意。張氏說得任重意。杜光本曰丘氏之說關係只在一身。張氏之說關係方在天下。當以張說為長。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警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三三  
兌上 巽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程傳小過陰過于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也。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訂疑此二句元涉。故利有攸

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標。

本義四陽居中過盛云。

蒙引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

者。又曰。棟直而梁橫。又曰。棟屋脊標也。又曰。屋穩也。又曰。棟植于地而向乎上。宇敞于極而向乎下。又曰。卦之四陽皆棟也。○字彙屋穩屋極也。

訂疑直承而上。棟直而梁橫。在中而直上。此皆以棟為脊標。下柱也。然脊標下之柱。有植于梁上者。有植于地而向上者。其植于梁上者。形短而不用大材。古人所云棟梁之材。必大木也。如以棟為梁上短柱。其義不合。其植于地而向于上者。則柱長而梁短。柱立于中。而梁著于柱之兩旁。亦于古棟梁之材不合。愚以上棟下宇之說推之。詩曰。八月在宇。又古云。上下四方曰宇。

則宇者乃屋下之空而可居者故有上下四方也則棟者在屋之上標之總名也卦之四陽皆棟之說確不可易矣杜光本曰棟程傳云今人謂之樑天標者屋上橫木所以承椽瓦者也而解者以為直木之柱蓋拘彖傳本末二字耳不知直木有本末橫木未嘗无本末也

椀或從手或從木從手者乃交反音鏡抓也搔也椀亂也又上聲乃巧反屈也又去聲乃教反義同又呼高反音蒿義同又與撥同從木者音饒擢之短者又乃巧反鏡上聲木曲又動亂也又乃教反音鬧枉也摧折也除抓搔短擢之義其餘音義无

不同者○然○從○手○者○必○假○人○力○為○之○從○木○者○乃○物○之○自○統○也○當○以○從○木○者○為○正○

隆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上下二陰○柔而无力○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未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為之材○而天下亦无不可為

之事以占言也。

彥陵張氏曰。攸往句承棟橈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往以救棟橈之敗。不可坐視其敗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訂疑李氏胡氏張氏皆據理勢而言。不取卦之材也。

紫引大過棟橈。是以成卦之象言之。利有攸往亨。是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訂疑本丘氏說。

洪氏發明大過有專主時者。有專主事者。看來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者。當垂時與事說。時當大過。必有克壯之猷。乃濟。如以上下二陰當之。非唯无明作之功。且有覆敗之虞。為棟

橈幸卦體二五剛中卦德內巽外說過而不過之道故利而亨  
訂疑小過大過卦名宜專主時卦辭宜專主事○蒙引發明二  
條取卦材言之如本義

杜光本曰大過之卦名卦辭只須看彖傳本義大過之時非有  
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三句便極明白蓋卦名是指世道說橈  
亨○一正一反語棟何以橈以初上陰柔也往何以亨以剛中  
巽說也舍此而紛聚訟徒滋惑耳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洪氏發明或疑四陽居中過盛當指人言訂疑是程傳君子處

而小人衰之意

看來此特借意言時事之大過乎常耳。謂時值

千百年未有之變。而揭宇宙內所未為之事。正是安危僭伏之機。不可以常理拘。○飛航解是時事之難為也。

訂疑樂言時事之難為。則可。○若說揭宇宙所未為之事。便侵利有攸往句矣。且時事之難為。只好影在卦名義之外說。

標撓本末弱也

疏棟撓者。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

訂疑以始終訓本末。不受本末弱。愚謂如堯之特木。火王虞之類事。殊重大。牽禹皋陶諸人。未得共工驩兜不能勝任而愉快。



也。

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云：

史氏詠曰：巽下兑上。四陽盛積于中。二陰盡處于上下。猶之本為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訂疑易之為例。初上二爻。有以上下言者。有以始終言者。有以首尾言者。有以內外言者。本末二字。唯于大過發之。然其意似就本取義者。承棟橈而為言也。以本言之。本末猶根梢也。以棟言之。則未有兩端小而中間大者。只是中間堅實。兩端朽敗。必有摧折之患也。所以上下始終字。都用不得。只以本末二字釋。

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中巽說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

蒙引內巽言其心之巽而善入乎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能不乖戾于物也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行之以說也若以人事論體質本是剛毅足以奮發有為而又用之以中不過乎剛德性本是巽順足以深入乎義理而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所以利有攸往乃

亨

訂疑加一行字叶韻耳。說在外。故以行字屬之。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傳大過者陽過也。過之大為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于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乎中。乃求中之用也。訂疑不宜以小過入大過。並說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

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

訂疑此段原居卦下，移之于此，下同。

問伊川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是否？朱子曰：正是如此。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朱子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權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當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又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

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誅獨立不懼避世元悶這都是常人  
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  
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  
小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  
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  
平常也訂疑此三句難解程子已說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  
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何說不是事之過大過之事聖人極  
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  
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于桀紂豈不欲多方恐

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云。

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材言之。所謂材者。指上文卦材而言也。蓋夫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材。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訂疑本卦之材。亦只是平常。无大過人處。愚謂此句上有缺文。

此特其結語耳。時與材二字平看。如堯舜之遜讓。不是有丹朱商均之子也。做不得。即有朱均之子。下无舜禹之聖也。做不得。如湯武之征誅。上无桀紂行不得。即上有桀紂。下非湯武也。行不得。如伊尹營桐宮之事。上非太甲做不得。上即有太甲。下非伊尹也。做不得。如春秋之末。齊魯大勢歸于田氏三家。是大過之時。齊魯之君欲變之。都做不來。只為无大過之才。孔子能變齊魯矣。又无其事任也。做不得。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總之聖人无不可為之事。只是時不轉巧。權柄不在手。爾如陳恒弑君。孔子年已七十有餘。尚欲討他。必自量其力。尚能制他。故請

之也。而无奈哀公之欲告三子也。如燕有子噲子之亂。豈不可伐。齊宣非伐之之人。又不問孟子以伐之之道。後來只弄得溥王走死。七十餘城皆覆沒。又如戰國之時。民之憔悴已極。豈不是大過之時。只因當時无大過人之君。再做不出大過人之事。孟子儘做得。又无人用他。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于木云云。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蒙引獨立不懼。不問隱顯。避世則偏是隱者。亦有由仕宦而避者。如梅福挂冠而去。不知所之是也。

梁山來氏曰。此必有大過人學問。義理見得明。有大過人操守。脚跟立得定。方幹得此事。

程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其植根固也。

洪氏發明此亦自人視君子。見得大過人。在君子自視。亦不過本等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云。可疑從程傳。

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為白

蒙引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况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又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及白字意故本義闕之亦以補大傳耶

訂疑潔白之說本于疏○陸德明釋文藉在夜反馬云在下曰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傳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則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楊枯槁而復生梯陽過而未至于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梯根也劉琨勸進表生繁華于枯葉訂疑葉同梯謂枯根也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則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枯楊陸德明釋文鄭音姑謂无姑山榆

訂疑楊有四種黃白青赤陸佃云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按詩楊柳依柳亦楊屬今之垂柳也胡雲峯云楊近澤之木則是柳屬也今按柳屬之楊枯則竟枯无復榮于下者唯白楊之為物每伐一株則旁生數百株枯槁之下其根亦旁生多株此枯楊必白楊也山榆之說无謂也

梯陸德明釋文作梯音徒稽反楊之秀也鄭作莢莢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字彙梯杜兮切音題莢草也郭景純曰似稗

布地生爾雅翼稌有米而細莊子稌米之在大倉○梯體平聲  
木階也又杜兮切音題木雅易大過二爻枯楊生梯後作稌誤  
訂疑从禾者必禾類也枯楊所生之梯木也其从木明矣鄭氏  
云山榆之實无謂也

雲峯胡氏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水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  
象梯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  
比于陰如枯楊雖過于老梯榮于下則復生于上矣老夫而得  
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  
生道也

○說○本○益○田○曰○曰○氏  
○祭○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  
○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  
○久○之○上○下○為○老○幼○也

○訂○疑○諸○家○皆○以○二○五○剛○過○為○英○氣○害○事○按○二○五○取○象○曰○枯○楊○曰  
○老○夫○何○言○英○氣○哉○因○象○以○求○其○義○二○五○乃○過○時○就○衰○之○人○但○二  
○雖○衰○而○未○甚○得○人○以○助○之○尚○可○冀○生○育○爾○五○則○其○衰○已○甚○无○復  
○可○望○有○為○矣

○梁○山○來○氏○曰○女○妻○者○未○嫁○而○幼○者○也○老○婦○者○已○嫁○而○老○者○也○取  
○諸○物○為○枯○楊○生○梯○取○諸○身○為○老○夫○得○女○妻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三四二爻云々

雲峯胡氏曰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

訂疑三之應上猶五之比上上為陰過之極固不能有為而三之過剛亦非上六之過柔所能助也故象傳不咎其應之弱直罪其不可輔

說統卦言棟橈太柔則廢爻言棟橈太剛則折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于剛強輔他不得。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



不過剛則能勝其倭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訂疑本義同洪氏發明三言棟橈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飛航解即反有它意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下无應助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于五无所賴也以士夫而得老

婦雖无罪咎。殊非美矣。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

杜光本曰：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

似與枯楊合。與士夫不合。厚齋馮氏所以以上六為枯楊老婦。九五為生華士夫。不以九二例九五也。愚謂枯楊以老為陽過之極。士夫以少為陽過之極。本義未嘗與士夫不合。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註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疏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夷。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

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後○有○何○咎○責○

程○傳○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本○義○處○過○極○之○地○云○云○雲○峯○胡○氏○曰○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為○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傳○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又○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

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訂疑解心亨。不如本義。

本義此卦上下皆坎云。

蒙引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无孚信。而有微幸。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惱。是徒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甚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

意終始安于義命而无微幸苟免之心也。○本義為有孚心亨之象。是釋卦辭之言。不可就以有孚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云云矣。而下則云。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云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云云。○朱子曰。流而不盈。是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信。則是說決定如

此。

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而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盧中庵曰。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蓋足此通彼。不至放溢。水之常也。雖越巖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介夫訂疑蔡虛齋字。以行險即流。不失信即不盈。非也。

訂疑常變之說。確不可易。水當平衍之地。由兩岸之中行。而不溢出于外。其常也。由地中行。是中實。中實固為孚。不溢出于外。

是外虛外虛亦為孚義也。時而行瞿唐灩澦積石龍門呂梁孟津之險。冲擊震盪。怕委蛇崎嶇。以就下而不失其信。是變而不失其常。亦有孚之義也。人之有孚亦然。富貴貧賤常也。素位而行者。如是。患難夷狄變也。素位而行者。亦復如是。是行有常也。亦為孚義。此以水喻人也。杜光本曰。水流不盈。朱子謂是一坎滿。便流出去。訂疑謂是由地中行。而不泛溢于外。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義以剛在中云。

梁山來氏曰。剛在內。則以理為主。光明正大。而无一毫行險僥

幸之私所以亨也。心亨則洞達事机之變。自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洪氏發明。惟剛中則能寧耐。此中曾无顧慮。是以得喪不能搖。禍福不能亂。而心亨也。

訂疑。需之光亨。困之亨。皆以剛中之故也。惟以理為主。則能寧耐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蒙引。域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兵革之利。



此皆其用之所在也。

梁山來氏曰：天險，无形之險也。地險，有形之險也。設險，置險也。大而京師都會，則披山帶河，據其形勝，以為險也。小而一郡一邑，則築城鑿池，據其高深，以為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已治人云。○陸氏釋：文洊在薦反，徐在悶反，爾雅再也。劉云：仍也。

家引君子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

說統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常，即學不

厭意習。即誨不倦意。仲尼所以有取于水如此。

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復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云云。陸氏釋文窞。徒坎反。說文坎中更有坎。王肅陵敢反。坎底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險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在下卦之下也。

其占之凶固宜。

訂疑坎之六爻。初二三五皆以水喻人也。故彖傳有孚二字。只就水說而不及人。井以陽剛為泉。陰柔為不泉。則坎之陰皆水之小者也。二五水之大者也。水之大者雖入險中終有盈平出險之日。水之小者入于險中涸可立待耳。此如大人遇難固處險如夷而心亨矣。且能濟險也。若小人則窮而濫且戚。以死亡耳。此二以剛處重險之中。求小得。五以剛中正而將出乎坎。雖未盈而祇既平矣。初三陰柔故皆入于坎窞。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趙汝楙曰：在重險之下，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于坎窞之中，宜其凶蒙引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險極，則曰上六失道，蓋內實而行有常，有孚而維心亨，則得其道者也。陰柔不剛且不中，與內實者相反，况居重險之下，與居險極乎。

洪氏發明爻言時之不利，象傳咎人事，見險非能困人，人自困于險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本義處重險之中云云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險陷之中也

參義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雖有險而可以求小得

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之憫而不足為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訂疑此以險且枕為復申上句。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云。

陸德明釋文險且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

○枕徐舒鳩反王肅針甚反鄭玄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閉礙險害之貌九家作粘古文作沈直林反

訂疑鄭玄既以險作檢云木在手曰檢則枕為木在首明矣蓋以檢枕乃柎枷之屬荀九家坎為桎梏上六亦有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之象則此說似亦通如註與本義則于上句未免復矣○古文枕作沈蓋浮沈之沈亦通而于下句又似獲矣至于枕枝倚着未安之義于辭未順且于字義亦不切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上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上

平庵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其勿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訂疑註義甚善，但納約二字不確，而薦宗廟之意尤无取。



程傳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悟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宴享之禮。故以宴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盞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際。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

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訂疑如伍舉之于楚王。淳于髡之于齊王。是也。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分。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

如趙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响。非唯告君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

訂疑孟子之于梁惠王。齊宣王。徐辟。亦如此。

本義晁氏云。至周旋而取是也。

訂疑陸氏釋文云。樽酒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酒簋

絕句。取用在絕句。愚按象傳以簋取絕句。即損卦二簋可用。享之二簋也。而本義不然。其說朱子之意。蓋以古尚簡質。不應損用二字。而此用取字。又取字在簋字下。與損二簋文義數目雖合。而文氣不同。且上有樽字。簋字不應下文。又用在字為不成文理。不思古有以汙為樽者矣。禮器汙樽而抔飲是也。又有以土為簋者矣。由余曰。堯飯于土簋是也。汙可以為樽。土可以為簋。豈在獨不可以為樽與簋乎。用在者。承上言樽與簋皆用在。即今之瓦甌。瓦碟。盤。盃之類是也。蓋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薄矣。而樽與簋。又皆以瓦為之。取其質朴相稱也。註與程傳確矣。本

義引據雖詳○未免辭費○况有象傳○可據乎○且如本義上○以樽酒  
簋為句○下以貳用缶為句○樽酒是矣○復單以簋字屬之○成何文  
理○

杜光本曰○坎六四爻辭○註疏程傳○皆以樽酒為句○簋貳為句○蓋  
辭義當然○且象傳足據也○本義遵晁氏○泥周禮以簋字截屬樽  
酒為句○則不惟上悖象傳○下悖註疏程傳○而簋字截屬上文○全  
无着落矣○

問牖非所由之正○乃空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  
進耶○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

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義○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无害○故終无咎○訂疑本義始雖艱阻○終得无咎○又小註云○艱難之時不可直致○愚謂重險之時○君之需臣最急○自當言聽計從○何嫌何疑而有艱阻乎○蓋當患難時○世間自有兩般人○有從諫如流○言聽計從○如句踐漢高曹操唐太宗其人者○有剛愎自用○拒諫賊忠○如魯昭公吳夫差袁紹其人者○人臣當此○有不可概以直自遂者○故甯武子之于衛成公○狄梁公之于武則天○李鄴侯之于唐肅宗○韓魏公之于兩宮○皆以納牖之法行之者也○程傳本義以此立

論亦是一義也。

大凡解易。須先將象辭說得明白。有下落。方好就象辭再討所寓義理。如樽酒簋或。只是用薄禮以將誠意。此易曉也。如何却說納約自牖。玩此句。似是有真人于深室。不容人與之通。往來音問。乃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又用瓦為樽。簋相饋。以將其誠。而因自牖外與之結約也。其意專為納約而來。不在酒食也。至于所約之事。不過救患之謀耳。此等事。古今皆有之。如南宮括散宜生。出文王于羑里。寧武子出衛成公于京師。之類。古之人有行之者也。在近今。其事更多。易之為書。冒天下之道。何

得不以實事解之乎。程朱以為淺近而不屑作此說。因為深義以釋之。以此全作象。夫象則何所不寓。君臣特其一耳。蒙引人之常情。无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拘于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盞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户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奇疑此以臣濟君之難言。但以理言之。忠難相共時。即不拘于上下之儀。樽酒盞。用缶可也。何乃至自牖以進乎。豈由户入便為拘于乎。此可議也。



又曰。取用缶。或拘于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非至是始有誠心也。訂疑本義。卽解取為益。亦當以誠心之意。加之樽酒之前。而以樽酒六字。通作質樸之物。以解之。今以缶為誠。是承有孚盈缶之義。而誤也。如以缶訓誠。心則不鼓缶而歌。底缶字如何解。蓋盈缶者。積滿之象。其誠心在有孚二字耳。梁山來氏曰。樽酒。句。簋取。句。用缶。句。見无繁文之說。納約曰。自見无償价之儀。奇疑納約曰。自。若以為无償价之儀。不訓由而訓獨。自字便看得大錯了。

說統此爻斷非君臣隔阻之說。只是論大臣處險難之法。四為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際。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故四不必于尚儀文拘格套。但以誠心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艱可濟。終得无咎。要其終而言之。形迹正不必避也。訂疑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此句甚善。○按曰自牖曰終无咎。此處有不得已之意。非故為脫畧而然也。向使有戶可由。或可以由。戶必不納。約自牖也。言終无咎。見始之未必无咎也。然則其樽酒云云。豈得已哉。古者純臣事主。雖在顛沛流離之際。不失君臣之禮。若以不尚繁文拘格套釋之。是教人臣以當變而可无禮于

君前也。故程傳本義並無此意。○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當其常則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當其變則尚衰之。壺飧。馮異之豆粥麥飯。亦表其忠。當其常則拜下升堂。進止不可失其尺寸。當其變則達丑父。可使公取飲。樊噲可排闥直入。至御榻前。帝守經而變。又達權。蓋有不得已者。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陸德明釋文。一本更有貳字。杜光本曰。樽酒簋二。象傳原至明至確。無樽動移。晁氏據陸氏釋文。本義遂從晁氏。衍去貳字。夫釋文。卽貳字。且不足憑。

况陸氏云一本更有貳字乎

訂疑樽酒一樽之酒也如无貳字籃字如何解

又按蒙九二剛柔接也謂二與五以正應相交也此云剛柔際也謂四與五以剛柔相比也際者相比之義泰九三天地際也亦以三四相連比也坎之六四柔正九五剛中正其相際遇如高祖視簫何為左右手如昭烈所云吾之有亮如魚之得水其相與者如此况又在陰之時故樽酒納牖而終无咎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訂疑以水言也

祗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于已平。则无咎。既曰不盈。则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云：○朱子曰：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訂疑以水言。二與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是也。

訂疑本義與程傳微不同。程傳重不盈。本義重將平。程傳據象傳本義用象傳之意而不拘其文。祇字音義見復初九爻。蒙引盈則平而出矣。不盈猶未平也。然將平矣。

梁山來氏曰。坎不盈。都在之辭。祇既平者。逆料之辭。言一時雖未平。將來必平也。九五猶在險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陽剛中正。其上止有一陰。計其時亦將出險矣。故又有祇既平之象。若未平。未免有咎。既平則无咎矣。

訂疑初三如秋水時集。入于重壑。涸可立待。以喻无才德之人。一遭患難。遂淪胥以亡也。九二源泉之水。出一壑。旋入一壑。未

得沛然放手四海者以喻人之有才德者。雖不至為患難所困。亦未得遂其樂行之志也。九五則江漢之水將出于瞿唐澗。洄之險而浩然沛然一瀉千里。遂其性得其勢矣。以喻大人之才德當將濟之時位沛然莫禦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訂疑中即九二未出中之中指水言尚在坎中未大也。釋不盈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陸德明釋文纆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寘置也。

張作置

程傳以陰柔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  
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其不能出矣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  
也其凶可知

蕭陽張氏曰坎為刑獄荀九家易坎為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  
棘寺訂疑隆山李氏臨川吳氏皆指刑獄言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月○望○日○以○本○義○為○止○

訂疑諸家多指刑獄本義不取只以象言如困于株木于葛藟  
于虺隤之類是也古之刑獄无寘于叢棘之刑即議于九棘之



下亦非真于叢棘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訂疑極則必反○理數之常險極有將出之理○剛陽處之則必出矣○故否大畜渙之上九皆吉而屯坎困之上六皆凶

三三 雜下 雜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傳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于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義○萬物莫不皆有形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

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于得  
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  
又牝焉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也

本義陰麗于陽云云○朱子曰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  
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  
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雙湖胡氏曰文王之于坤取牝馬象于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  
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為馬坤為牛于是坤之馬反欲求  
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于

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于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為文王周公之象哉

蒙引不言明義者此卦之辭只是麗意不及明意也陰麗于陽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于明

體陰而用陽按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為體薪无用待火然後為用以此言觀之則體用之分了然矣或曰按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為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今曰體陰而用陽何也曰據此卦言如薪燭發光之

根處皆暗。是陰體也。其騰上光燄。用陽也。據孟子。則卽此騰上  
之光燄。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燄所射。有以照耀乎物。則是光  
者明之用也。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託也。如臣之委質  
于其君。士之託交于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祭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  
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俱要得  
所處之正。

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下句獨說畜牝牛者。聖  
人作易教人卜筮。元是要開物成務。都是切于百姓日用者。畜

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舉○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  
成天下

張氏衍義云或問天左旋日月右旋似與天不相附麗曰日月與天皆左旋但日月行稍遲曆家就近推算謂之右旋耳其實未嘗與天行相逆蓋日月二氣與天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易攷云草木之實能養人者皆謂之穀五穀舉其大者故此云百穀

本義釋卦名義

訂疑重明程傳朱子丘氏蒙引來氏皆兼君臣麗乎正說程傳  
丘氏蒙引來氏皆謂正道愚謂象傳元極言以贊之者例以聖  
人配天地為三才之義大率指君言重明為專主君明矣正字  
對天字土字其指位言明矣下文柔麗乎中正方是指正道言  
正釋利貞之義也正字在卦才之外中正在卦才之中卦辭外  
意與正釋卦辭例原不同也若以此麗乎正為中正之正則以  
卦體言除六二為麗乎正六五即非正矣如何言重明麗乎正  
子豈此句專指六二乎且六二下卦之麗非君位也豈能配天

地○而○化○成○天○下○乎○且○本○義○亦○不○云○以○卦○體○言○指○六○二○也○葉○義○隱  
曰○重○明○主○君○德○說○不○兼○臣○飛○航○解○重○明○以○君○德○言○麗○乎○正○以○君  
位○言○蘇○了○心○曰○所○謂○明○之○在○上○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蒙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唯中耳以中而該正也訂疑朱子曰中正說六二分數多蓋疑辭也蒙引竟兼五愚按八卦正位離在二此卦唯六二爻最吉本義云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又全用彖傳之義釋之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

其正則彖傳柔麗乎中正為專指六二明矣。杜光本曰離麗也。至化成天下本義云。釋卦名義便知重明以麗乎正乃泛指君言矣。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本義云以卦體釋卦辭便知柔麗乎中正乃專指二言矣。且六二本義云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柔麗乎中正于五元涉甚明也。蒙引謂兼指二五何不玩兩爻本義乎。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說統貫以柔麗二字則順之義已包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疏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為照臨  
程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  
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

訂疑朱子蒙引從疏耿氏項氏從程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注錯然者警慎之貌也

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

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足已動矣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

本義以剛居下云

奇疑從程傳

進齋徐氏曰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垂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于咎不敬反是

訂疑錯然凡四說註作警慎之貌于敬之為履徐氏謂動履垂錯夫既垂錯矣雖敬之何益胡氏謂事物紛錯則諸卦皆可言

不必離初也。故註不如徐。徐不如胡。胡不如傳。傳不如本義。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象引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况以剛明之資。終可令无進乎。

中溪張氏曰。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然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訂疑此同胡。

六二黃離元吉

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二一爻。

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  
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訂疑借中包正之說不必用當以二五本  
義為正

蒙引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  
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  
如此之類是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  
自其存心之善曰中自其處事之善曰正  
梁山來氏曰以人事言乃順以存心而不邪側順以處事而不  
偏倚訂疑亦以蒙引八卦正位離在二故元吉

訂疑爻辭取黃、黃中色也。則以存心言。當是不偏不倚之中。即剛健中正底正字。以制事言。當是无過不及之中。即剛健中正底中字。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正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坎二五皆卦之中。五當位。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二五皆卦之中。二當位。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註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

之于人。養志无為。則至于耄老有嗟凶矣。訂疑至字不妥。此時已是耄老。何復云至。

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華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正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耄為嗟。憂乃為凶也。此處生死之道也。訂疑大耄就目下言。不用至字。勝註疏。

本義重離之間云。訂疑一從程傳。

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未

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藍田呂氏曰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臺與此意同

庸齋趙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  
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  
遠朝不謀夕是也訂疑有人勝天之時不可無維挽之方有天  
勝人之時不可無善命之安徒憂无益也

榮引實說則此又只當得老而將死者矣恐日長之離四字不  
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寬說此亦其一事

訂疑生死亦大事也子路有知死之問孔子有夕死之說繫辭

傳有原始及終之論。孟子有攷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言聖賢  
看得生死極是大事。但以理斲之于心。固无庸患貧生之謬。亦  
无老佛長生之妄耳。易中冒天下之道。豈可以此為象而不實  
究其理乎。至于所占之事。或與不合。則不妨別推事理耳。又  
按大耋之嗟。畏死也。人之畏死有三。一是恋生前榮樂。舍不得  
此鄙陋之人。不足論。一是見子女未成立。或當身有未了事。此  
雖是從義理起念。差勝前一種人。亦義命二字看不透也。昔孔  
顏臨死時。有多少難了事。曾何見其戚。焉。一是聽輪回因果  
之說。追念生前造作。心上過不去。畏受冥報。而憂其无如何也。



夫輪迴因果之說原屬虛誑无足憑。但追念生平不自安。亦有道以處之。昔漢武帝即位以後所為。與秦始皇如出一轍。迨輪臺一詔。痛悔前非。胡致堂謂其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善之法。九三者獨不可為自新之善。而徒為无益之戚乎。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日既昃。明能以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杜光本曰。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二語意本註疏。方不是。毫无所為。一味優游持斲。但伊川此意。不見之。

爻辭而突見之象傳不及註疏矣。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云。朱子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撥上爻。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訂疑此爻極似董卓。

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為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郝解云。坎水下陷。故下卦多凶。離火上炎。故上卦多凶。

訂疑只以一日喻之六二如日之升也九三如日之昃也六五

漢荀慈明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

則日之晡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程傳上凌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註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  
已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為逆首憂傷至深衆  
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程傳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  
无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  
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本義以陰居尊云○訂疑用程傳意○

雲峯胡氏曰○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  
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  
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蒙引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必保其位○

而吉矣。○六二亦迫于上下之二陽，而得黃虜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

象曰：六五之吉，黃虜王公也。

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取其便文以叶韻也。

紫引味王公之辭，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說統虜王公，卽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本義剛明及遠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訂疑獲匪其醜諸家之解皆欠明註謂除其非類以去民害既

于折首意獲且不順程傳謂去天下之惡世說皆云此為正解劉向引此若盡究其漸染註誤

則何可勝誅故但當折取其魁首可証却京山又謂三非五上同體獲匪其醜獲三也皆未見所執獲者匪其醜類則无殘

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打焚耳脅從罔治李西溪曰只誅首惡醜類

不獲不以為咎也蒙引云不以獲醜為尚也梁山來氏曰執獲

不及其小醜此皆據脅從罔治之意而為解也愚謂所云醜者

渠○姓○之○黨○也○曾○從○者○不○得○已○之○難○民○也○二○者○元○自○不○同○從○古○用○  
其○未○有○言○不○獲○其○醜○者○考○之○小○雅○出○車○之○篇○曰○執○訊○獲○醜○註○訊○  
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大○雅○常○武○之○篇○曰○仍○執○醜○虜○可○  
見○古○之○用○其○未○有○不○獲○醜○者○也○本○文○匪○字○非○訛○則○衍○耳○  
杜○光○本○曰○本○義○威○震○而○刑○不○濫○威○震○切○折○首○刑○不○濫○切○獲○匪○其○  
醜○蓋○從○程○傳○也○有○于○獲○匪○其○醜○句○謂○獲○匪○其○黨○惡○者○則○宥○之○而○  
刑○不○濫○其○說○雖○圓○便○于○舉○業○然○獲○匪○其○醜○之○下○須○補○出○宥○之○一○  
層○纔○與○本○義○相○合○又○不○若○程○傳○本○義○只○就○本○文○作○解○无○事○添○補○  
之○為○愈○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陸德明釋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中溪張氏曰。征之為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蒙引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于此等處。皆有救其末流之弊意。明非窮兵黷武也。

卷之五終